

朱熹《小學》現存元代註本考

——以《小學句解》與《小學集成》為中心

王 若 翰

Study of Zhu Xi's Annotated Books of *Xiao Xue* from the Yuan Dynasty:
Focusing on *Xiao Xue Ju Jie* and *Xiao Xue Ji Cheng*

WANG Ruohan

Abstract:

The *Xiao Xue Ju Jie* (《小學句解》) and the *Xiao Xue Ji Cheng* (《小學集成》)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only two surviving annotated books of Zhu Xi's *Xiao Xue* (《小學》) from the Yuan Dynasty. The *Xiao Xue Ju Jie* is the earliest surviving individual annotated book of *Xiao Xue*, which was edited by Xiong He, a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Dynasties. The only surviving Yuan Dynasty copy of this book is in the Maeda Iktoku-kai Foundation in Japan. The *Xiao Xue Ji Cheng* is the earliest surviving collective annotated book of *Xiao Xue*, which was edited by He Shixin, an editor in Jian'an in the mid-to-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here are four Yuan Dynasty copies of this book, one of each in the Maeda Iktoku-kai Foundation in Japa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Libra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d analyzes the Yuan Dynasty annotated books of Zhu Xi's *Xiao Xue*.

Keywords: Zhu Xi, *Xiao Xue*, Yuan Dynasty annotated books,

Xiao Xue Ju Jie, *Xiao Xue Ji Cheng*, Xiong He, He Shixin

關鍵詞：朱熹、《小學》、元代註本、《小學句解》、《小學集成》、熊禾、何士信

引言

《小學》是朱子與門人劉清之合編的童蒙教育作品，是反應理學家童蒙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獻。《小學》問世後，引起了學人的廣泛重視，中國歷代註家對其的注釋超過65種¹⁾，若加日、韓兩國相關註本，則註本

1) 據董晨對《小學》註本的調查，目前已知註本數量元代12種、明代35種、清代18種。(董晨：《歷代〈小學〉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59-61頁，第112-115頁，第205-206頁。)

總量超百種²⁾。在眾多註本之中，目前《標題音訓小學書解》(又名《小學句解》)被認為是存世註本中編撰時間距朱熹《小學》初刻本最近的註本³⁾，但此前研究認為此書僅存明刊本⁴⁾，而筆者在日本尊經閣文庫發現的《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實為《標題音訓小學書解》同書異名的元刊本。因此，此次的新發現或為現存世最早的《小學》註本。《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又名《小學集成》)則被認為是現存世最早的集註體《小學》註本⁵⁾，此書現存最為完整的元刊本當屬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因此，本文擬以此兩版本為研究中心，對比各自相關重要版本，梳理分析各自特色。

一、熊禾其人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晚年號退齋，被稱為宋代建陽「七賢」之一⁶⁾。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丁未，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十月⁷⁾，建陽(今屬福建南平)人，總角之年便能賦詩作文，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訪朱子門人輔廣從遊⁸⁾，一說從輔廣之門人劉敬堂⁹⁾，得聞黃榦、陳埴之論。咸淳十年(1274年)中進士，任汀州(今福建長汀)司戶參軍。入元不仕，束書入武夷山隱居，建洪源書堂聚徒講學。此期間從學者已達數百人，其中不乏當時胡庭芳、劉省軒、詹君履等一眾賢士從遊，每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為砥礪，於朱子諸書是信是行。十二年後，歸鄉熊墩，建鰲峰書堂，著述講學，前來求學者人數甚眾。¹⁰⁾鰲峰書堂時期，書堂廟學合一，以周子、張子、二程子、朱子五賢為道統正宗，配祀孔子。¹¹⁾《宋元學案》言

2) 《朱子全書》，第384頁。(《朱子全書》第十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381頁。)

3) 董晨：《历代〈小学〉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68-69頁

4) 同上

5) 董晨：《历代〈小学〉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68-69頁。

6) 全建平：《熊禾生年考辨》[J]，宜賓學院學報，第11卷，第2期，2011年2月，第111頁。

7) [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七 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熊勿軒先生禾·識熊勿軒先生傳後》，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502頁。

8) 《宋元學案》亦作「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明〕黃宗義(撰)《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劉氏門人·參軍熊勿軒先生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2312頁。)

然王梓材案曰：「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於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為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於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為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明〕黃宗義(撰)《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劉氏門人·參軍熊勿軒先生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2312頁。)

9) 對熊禾直接受業從學的老師為誰，此問題王梓材案曰：「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明〕黃宗義(撰)《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輔氏所傳·劉敬堂先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2304頁。)

李清馥亦指出：「公師承確有淵源，數十年不求聞達，其扶世立教、繼往表微之功遠矣。嘗讀公《送胡庭芳序》言：『曩遊浙中，因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旨，然後乃知文公之學，與世之所言者不同也。』觀此，則公於劉公授受之際，淵源卓矣！」[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七 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496頁。)

10) [明]黃宗義(撰)《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輔氏所傳·劉敬堂先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2312頁。

11) [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七 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熊勿軒先生禾》，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496頁。

「先生於《六經》，祇《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裒衆說以證明之。」¹²⁾《閩中理學淵源考》更是詳言之曰：

其後竟修《儀禮》，未及成書，卒。福寧陳益方足而成之，以為禮編。嘗取朱子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氏、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附錄。又為《小學集疏》、《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于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¹³⁾

熊禾接續朱子未竟之事業，對《四書》《五經》皆有集疏，其中除《儀禮外傳》為未完之遺作，由陳益方續寫外，其餘諸書皆如其自敘使命時所言那般，悉數詳解，做到了無愧負師訓。李清馥成說之時，熊禾流行于世的作品還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據筆者的初步調查，熊禾流傳至今的主要作品仍有《小學句解》（四卷）（尊經閣、內閣文庫等藏）、《四書集註標題》（中國國家圖書館（二十一卷）、尊經閣藏）、《四書標題》（殘存五卷）（中國國家圖書館、國會藏）、《詩經訓解》（八卷）（尊經閣、內閣文庫等藏）、《書經訓解》（六卷）（尊經閣、內閣文庫等藏）、《禮記訓解》（十卷）（尊經閣、靜嘉堂、內閣文庫等藏）、《春秋訓解》（四卷）（尊經閣、內閣文庫等藏）、《易經訓解》（四卷）（中國國家圖書館、尊經閣、內閣文庫等藏）、《易學啟蒙圖傳通義》（七卷）（中國國家圖書館、靜嘉堂、京大人文研藏）等。如此宏富的註解，乃熊禾沉潛於儒家經典，竭畢生之力的結晶，亦其躬身踐履鴻鵠之志的明證。

要之，熊禾一生以解書講學立身，學尊周、張、二程、尤其服膺朱子。學統方面，依王梓材、李清馥所言，則為輔廣的再傳弟子，朱子的三傳弟子，經由劉敬堂的接引，學問兼得黃榦、陳埴之論。著述方面，對《五經》《四書》《小學》皆有詳解，結合《宋元學案》、《閩中理學淵源考》、《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等記錄可知，其著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三禮考異》、《經序學解》等，除部分毀於兵火外，目前尚有《小學句解》、《四書標題》、《五經訓解》等書留存於世。李清馥論其學問時稱「先生敘述文公之學，即先生精詣造道之學也。」¹⁴⁾此論深有所見，引此為對勿軒熊先生學問之小評。

二、《小學句解》其書版本

元代儒者程端禮¹⁵⁾在其《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言：

12) 同上

13) [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七 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熊勿軒先生禾》，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496-497頁。

14) [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七 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496頁。

15) 程端禮（1271-1346），字敬叔，號畏齋，官至衢州路教授，學宗朱子。其編撰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是一部用於家塾的教育大綱，根據入學的年次，分年進行課程講授。

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¹⁶⁾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¹⁷⁾

通過程端禮的描述，亦可知彼時《小學》已有三個獨立的註本流行于世，分別是朱子《本註》、熊氏《解》及熊氏《標題》。而根據《元史·藝文志》記載，以「熊」為姓者的相關《小學》註依次著錄有：熊禾《小學句解文公要語》、熊朋來《小學標注》、熊良輔《小學入門》¹⁸⁾。按照此書名與程端禮描述時所用簡稱對應，則熊氏《解》所指為熊禾的《小學句解文公要語》；熊氏《標題》所指當為熊朋來的《小學標注》。對於前者，魏源在《元史新編·藝文志》中將「小學句解」與「文公要語」間刻意越一字格¹⁹⁾，意為《小學句解》、《文公要語》兩書²⁰⁾，筆者認為此解不確。首先，根據許衡為《熊勿軒先生文集》所作之序，熊禾平生著述甚富，內容涉及「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叢，晚年脩《三禮通解》」，然卻並未提及有對朱子之言加以集中匯集的工作或作品。其次，許衡論及熊禾平生著述的留存情況，在元朝至元年間「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²¹⁾，其餘皆厄於兵火，未提及有《文公要語》流傳與世。再次，筆者通過對存世熊禾《小學》注釋作品的分析發現，無論尊經閣藏元刊本《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還是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刊本《標題音訓小學書解》，都是以逐句解釋《小學》經文及朱熹「本註」為主要特征，正吻合書名《小學句解文公要語》描述。綜上，熊氏《解》、《小學句解》等名稱應為《小學句解文公要語》的簡稱。

以下將介紹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並對比分析論證三書實為一書，且即為《小學句解文公要語》。

16) 《韵会》即元代黄公绍所编韵书《古今韵会》。

17) [明] 黄宗羲（撰）《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靜清學案·靜清門人·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3291頁。

18) [清] 錢大昕（撰）《元史藝文志》，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刻潛研堂全書本，卷三，第88葉b。

19) [清] 魏源（撰）《元史新編》，光緒三十一年邵陽魏氏慎微堂刻本，卷九十三，藝文志三，第2葉a。

20) 該書編校者亦順其意斷為「熊禾《小学句解》、《文公要語》」兩書，不確。（[清] 魏源（撰）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元史新編·卷九十三 志十之三 藝文三·儒家類》，岳麓書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480頁。）

21) [元] 許衡（撰）《許衡集·卷八 雜著·熊勿軒先生文集序》，中華書局，2019年4月，第1版，第304-305頁。

（一）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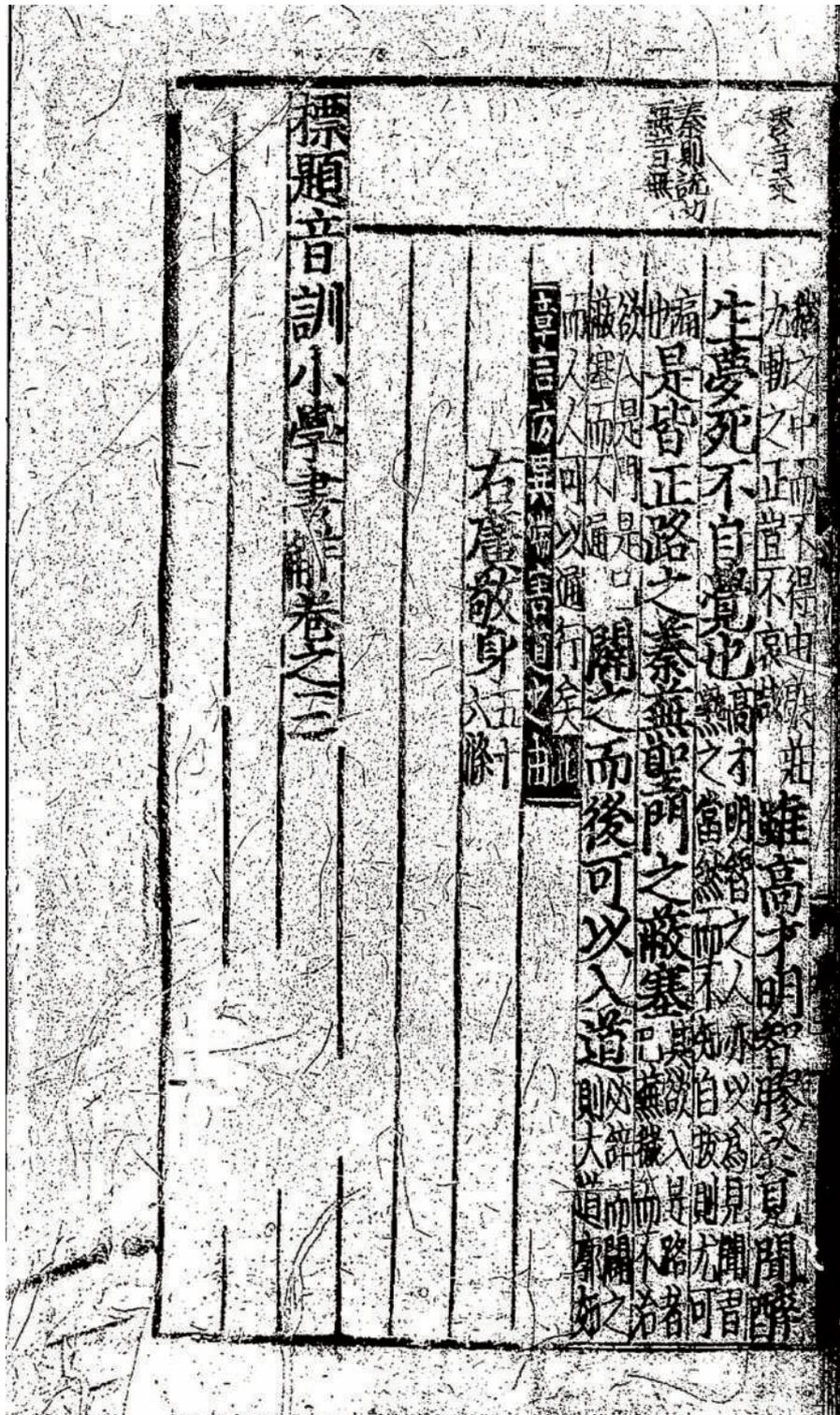


圖 1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²²⁾(簡稱句解尊經閣本),四卷,在外箱上可見收藏家前田綱紀題:「《小學書解》,四卷(全)」等字。封面縱25.5釐米,橫15釐米。正文卷首題「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卷之一」,卷末題「小學書卷之一」;除第四卷卷末部分殘缺無法辨識外,第二、第三、第四各卷卷首卷末皆題「標題音訓小學書解」。通過與他館所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內文對比(見後文),可知尊經閣藏《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即為《標題音訓小學書解》。

正文前有「淳熙丁未三月」朱熹所作序及《朱文公小學題辭》。正文書板框高20釐米,兩節版,下欄高17.8釐米,有界十三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同;注文偶見有方頂黑框陽文「本註」標識,其後伴有「溫公曰」、「伊川程先生曰」等引語;章節間偶見弧頂陰文小結之語,如「此章言古者胎教之法」、「以下二章言古者保傅之教」;每章重啟一行,首字定格,其餘各行皆越一字格。上欄無界,高2.2釐米,行五小字,標有弧頂陰文章節序號,序號與每章首字對齊;偶見方頂陰文主題(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主題名後序號從一重新計數;序號后標有章節出處、音訓及部分注釋(如「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泰州人」)。四周雙邊,部分書版亦見左右雙邊。版心線黑口,雙順黑魚尾,上魚尾下鐫卷次,下魚尾下鐫葉數。

部分書頁存在托紙配補、字跡漫漶、斷版等情況。文字方面,存在如国(國)、幼(幼)、孛(學)、悅(悅)、樂(樂)、上「宀」下「示」(祭)等異體字,並有如「禮」與「礼」、「蓋」與「盖」、「變」與「变」等正體字與俗體字混用情況。無明顯避諱字。

(二) 日本國會圖書館及日本公文書館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

名為《標題音訓小學書解》的傳世本目前發現有三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中國河南圖書館各藏一部四卷足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一部殘本《標題音訓小學書解》(四卷存一、三兩卷)。中國河南圖書館本筆者未得目驗,先僅將其餘兩本版本及文本面貌加以歸納。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²³⁾(以下簡稱國會本)封面縱24.8釐米,橫14.9釐米。正文前有「淳熙丁未三月」朱熹所作序,「晦庵朱子小影」、「弟子授業之圖」、「世子問寢之圖」、「子婦嘗藥之圖」、「子事父母之圖」、「婦事舅姑之圖」共六圖,以及《朱文公小學題解》。「弟子授業之圖」、「世子問寢之圖」、「子婦嘗藥之圖」、「子事父母之圖」、「婦事舅姑之圖」亦可見於尊經閣藏元刊《標題音訓小學集成》圖卷,刻畫內容相似,局部細節略有差異。

正文書版框高21.5釐米,兩節版,下欄高17.2釐米,有界十一行,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同;每章前皆刻有弧頂陰文序號,注文內偶見有方頂陽文「本註」標識,其後伴有「溫公曰」、「伊川程先生曰」等引語。上欄高4.3釐米,無界,行四字。標有弧頂陰文章節序號,序號與每章首字對齊;音訓用弧頂陽文將字標出,義訓和其他注文用弧頂陰文將字(詞)標出;偶見方頂陰文主題(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主題名後序號從一重新計數;序號后標有章節出處、音訓、部分注釋(如「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及小結之語(如「此章言古者胎教之法」、「以下二章言古者保傅之教」)。左右雙邊。版心線黑口,雙順黑魚尾,上魚尾下鐫卷次,下魚尾下鐫葉數。

文字方面,存在如面(面)、幼(幼)、孛(學)、悅(悅)、樂(樂)、上「宀」下「伯」(宿)、上「宀」

22) 尊經閣文庫內部漢籍目錄,第715頁,第2行。

23) 典藏號:7543582

下「示」（祭）等異體字，並有如「禮」與「礼」、「樂」與「楽」等正體字與俗體字混用情況。無明顯避諱字。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²⁴⁾（以下簡稱內閣文庫本）除下欄有字處無界行外，板式特征與上述國會本基本相同。從文本內容方面看，內閣文庫本與國會本基本一致，僅有些許字存在抄寫錯誤的情況。

（三）句解三版本對比分析

筆者在對以上版本對比分析時發現，三者在文本內容方面總體較一致，其中國會本與內閣文庫本內容更為貼合，內閣文庫本保留了國會本正體字與俗體字混用的原初面貌，以明倫第五章《曲禮》：「出必告，反必面。」中「面」與「面」的混用情況為例，國會本與內閣文庫本「面」與「面」出現的數量與順序完全一致，而皆與句解尊經閣本不同，加之兩者在板式特征上的高度的一致性，可知故國會本與內閣文庫本當屬同一版本系統，而句解尊經閣本則屬另一版本系統。

對於國會本底本的刊刻時間，可藉助其卷三卷末刊記「四明章玄祐刊」（見圖2）加以分析。阿部隆一曾在《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捐贈宋元版志》中對同為「章玄祐」刊刻的《說苑》進行過時代斷定，認為此為明初刻工²⁵⁾，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標示的著錄信息為「（明）陳祚撰，明刊」，撰者雖不確²⁶⁾，但時代斷定與阿部隆一所斷一致。而對於內閣文庫本而言，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標示的著錄信息為「江戶、影元、寫本」，此信息指出內閣文庫本是以元代版本作為底本加以影寫²⁷⁾，抄寫的時間為江戶時期。對此著錄信息將內閣文庫本的底本斷為元代版本，筆者認為不確。理由是在該版本第三卷卷末亦可見與國會本相同的「四明章玄祐刊」刊記（見圖3），由上對「章玄祐」的分析可知，其底本刊刻時間最早不早於明初時期，故內閣文庫本的著錄信息「影元」不確，實際當為「影明」。

對於句解尊經閣本的版本時間，著錄信息顯示為「元版」²⁸⁾，在其藏書箱正上方也可見前田綱紀題「元」字，長澤規矩也亦斷定其為「元刊本」²⁹⁾。因筆者目前尚無證據能否定此時間判斷，故亦認受此判斷。此外，筆者在此嘗試對其出版的地域歸屬進行推斷。經筆者目驗，句解尊經閣本紙張為薄脆的竹紙，此為建本³⁰⁾最常使用的紙張類型³¹⁾。再結合書內字體加以判斷，書內字樣雋麗而勢圓，結構較寬博，橫細豎粗，橫畫多

24) 典藏號：298-0239

25) (日)阿部隆一(撰)魏美月(譯)《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捐贈宋元版志(下)》[J]，圖書館學與情報學(第6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61頁。

26) 陳祚所乃《小學集解正誤》(又名《小學正誤》)而非《小學書解》或《小學句解》。董晨亦指出過此差錯，詳見《历代〈小学〉注本研究》，第63頁、第112頁、第170頁。

27) 「えいげんしょうほん」、「影元鈔本」皆指「元刊本を底本とした影写本」。(日)長澤規矩也：《圖書學辭典》，東京：三省堂，1995年10月，第34頁。)更深入介紹可見長澤規矩也：《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入門》，東京：富山房，1977年2月，第45頁。

28) 《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的著錄信息無多，僅作「撰人未詳，元版，4冊」。

29) 長澤規矩也(著)：《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7月，第245頁。

30) 亦稱「閩刻本」，指在福建，尤其是建寧府(今建甌)轄內建安、建陽等縣刻印的書籍。

31) 《校讎廣義》指出：「早在宋代，福建特別是建寧府建安、建陽兩縣就已成了當時的刻書中心。……由於地處閩北山區，受戰禍影響較小，且盛產竹木，書版與造紙原料都非常充足。……建本字刻得較密，紙多用竹紙，質地較薄，顏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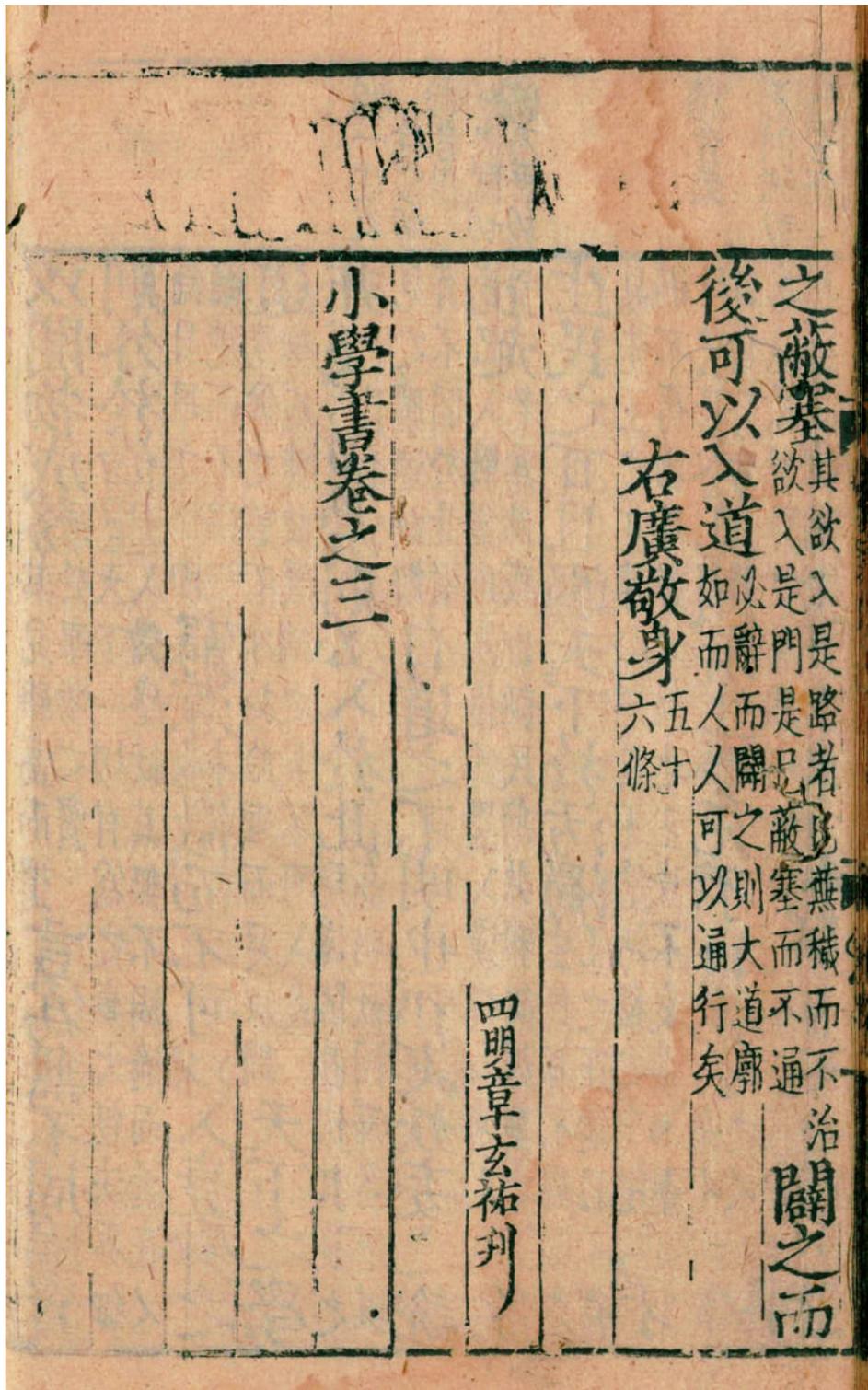


圖2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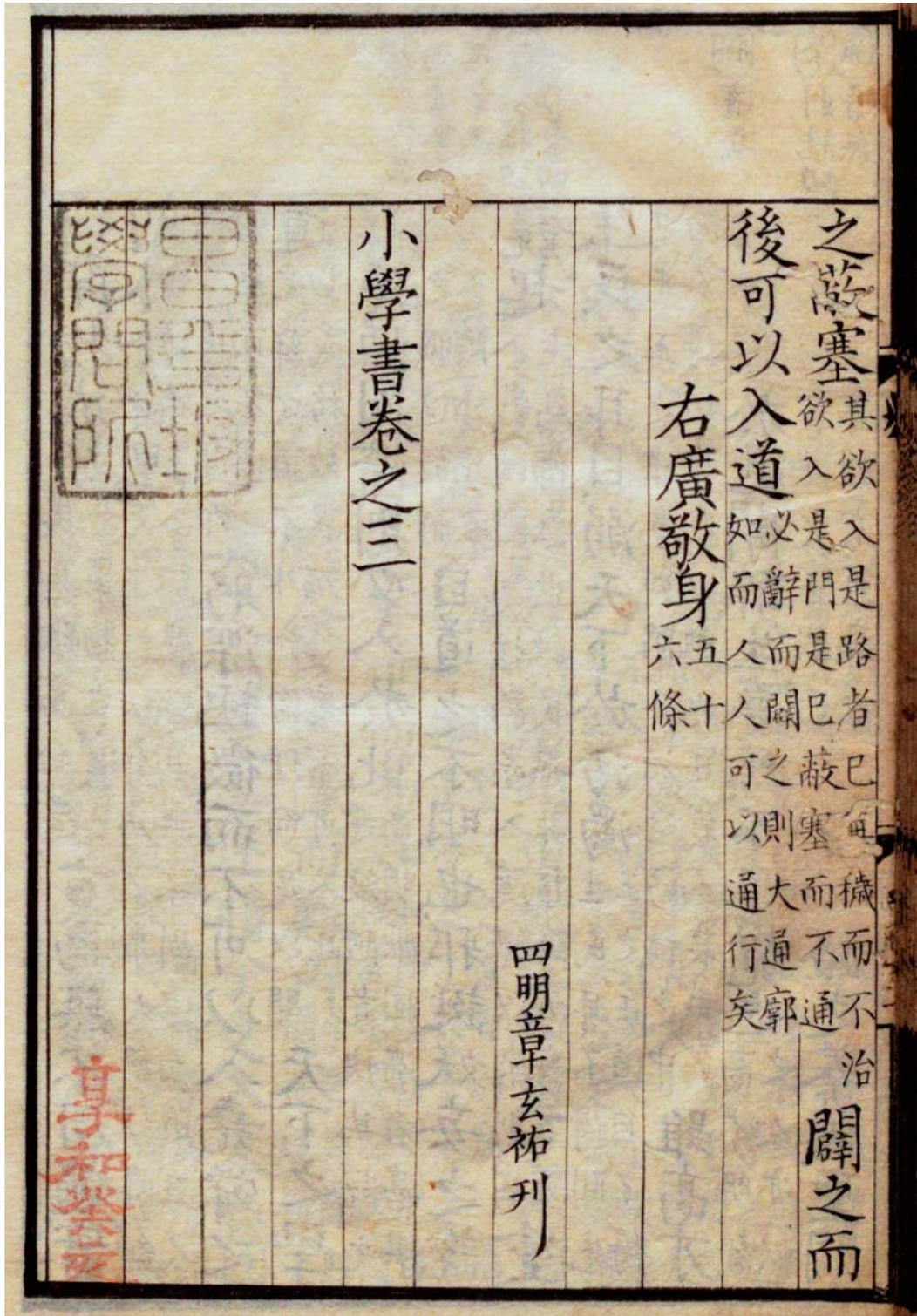


圖 3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標題音訓小學書解》

有向右上傾斜之勢，轉折處有棱角，右端頓勢用力，迴鋒收筆，形成右下圓角；刀法方面，方峭而銳利，有略長方微圓的棱角。根據長澤規矩也在《刊本漢籍の字様について》（《關於漢籍刊本之字様》）一文中指出：

建安の板本は全く版下書の一風を作り上げたともいふべき特殊の字様で、文字の角が一寸太くて、横線の畫は左右の兩端が特に太く、文字全體に圓味を帯びてゐる。前人は棱角峭厲の語を以て建安刊本を評してゐる。³²⁾

（建安板本在版下書³³⁾之書風，皆有共同的特殊字樣，文字之角稍粗，橫畫左右兩端特粗，文字全體帶有圓味。前人對建安刊本的評語是：『棱角峭厲』。）

可見句解尊經閣本字體特征吻合長澤規矩也所描述的建安刊本特點。除此以外，該書作者熊禾即為建陽人，加之建本多圍繞科舉考試出版³⁴⁾等方面特點綜合判斷，筆者認為句解尊經閣本的出版地域應在福建建安、建陽一帶。

綜上，三版本分屬兩個版本系統，句解尊經閣本單屬一版本系統，國會本與內閣文庫本同屬另一版本系統（國會本為印本，內閣文庫本為寫本）。兩系統雖在板式與行款，以及諸如「井」與「弗」、廩與「外」「广」內「粟」等訛誤或異體字方面存在差異，但內容呈現出總體較高一致性，都是以逐句解釋《小學》經文及「本註」為主要特征，皆符合書名《小學句解文公要語》描述。換言之，尊經閣藏元刊《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明刊《標題音訓小學書解》，以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江戶寫《標題音訓小學書解》實際皆為熊禾所撰《小學句解文公要語》，而《小學句解文公要語》也正是程端禮所稱熊氏《解》以及許衡所稱《小學句解》。

三、何士信其人

在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十卷末，有「建安後學何士信輯錄」的刊記，而關於何士信，存世資料無多，《唐宋詞百科大辭典》記述其為：

福建建寧（今建甌）人，其時代約與劉克莊³⁵⁾、黃升（昇？）³⁶⁾同時而略晚。南宋中葉書坊曾選刻

暗。」（程千帆（著）：《校讎廣義》，版本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4月，第2版，第208頁，第211頁，第216頁。）

32) 長澤規矩也（著）：《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7月，第427頁。

33) 版下書，指書寫上板之底稿。

34) 《校讎廣義》指出：「建陽所刻經書大部分都是為科舉考試服務的。」（程千帆（著）：《校讎廣義》，版本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4月，第2版，第215頁。）

35) 1187年9月3日-1269年3月3日（程章燦（編）《劉克莊年譜》，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4頁。）

36) 《唐宋詞百科大辭典》對「黃升」詞條內容註釋為：「字叔暘，號玉林，閩人。為南宋後期江湖士子，早棄科舉，隱居於玉林之散花庵，因號散花庵詞客，有《散花庵詞》1卷傳世。」未詳細記錄其生卒年信息。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錄於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的《散花庵詞》，顯示其撰者為「黃昇」，筆者查詢《史諱辭典》暫未找到相關字目，未

過《草堂詩餘》2卷，何士信增補為4卷，於子目下注出典，後附詞話，並補進了大量箋注。增修本似刊刻於閩中書肆，書名《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³⁷⁾

筆者對福建轄內的《建寧縣志》、《建甌縣志》、《建陽縣志》、《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³⁸⁾、《宋元方志傳記索引》³⁹⁾皆進行過調查，但均未發現對何士信的記載。而對於以上所論何士信增補的《草堂詩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詞曲類」載：「《草堂詩餘》二卷……皆書坊編集者。」當代學者楊萬里對於陳振孫的著錄解道：「是知《草堂詩餘》最初只兩卷，由書坊編集而成，未必有詞話。」⁴⁰⁾又言：「何士信事實無考，據此書，僅知他為福建建安人，字君實。《草堂》所引詞話及增添之詞，均及慶元以後。所引《花庵詞選》更是成書於1250年，在宋亡前不久。古梅⁴¹⁾，查《建甌縣志》不是古地名，且按當時刻書署名慣例，應是何士信的自號。……」綜合以上資訊可知，元至正辛卯孟夏，雙壁陳氏刊行了《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前後集二卷兩書。巧的是，兩書的遞藏者也相同。《類編群英詩選》前後集二卷末知今藏何處。何士信為元人，且為《草堂》的增修箋注者之一（而非原編者），至此有了明確證據。⁴²⁾可見，楊萬里所言何士信對《草堂詩餘》的工作與《唐宋詞百科大辭典》所載是一致的。

瞿冕良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中介紹何士信為：

元初人，大德元年（1297）增訂刻印過金李君璋《增廣事聯詩苑學吟大備珍珠囊》27卷。⁴³⁾

《增廣事聯詩苑學吟大備珍珠囊》為啟蒙詩歌韻對類書，該書脫胎於宋金之際的《詩苑叢珠》《學吟珍珠囊》，此類書籍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以「起、聯、結」劃分詩歌結構，按照結構排列相應詩句。從性質上比較《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增廣事聯詩苑學吟大備珍珠囊》三書皆是具有蒙學性質的元初坊間刻本，且都在原書的基礎上加以彙編，增補進了大量箋註。由此共性可大致推斷出此三書的編者所稱何士信者乃指同一人，其生活於十三世紀中後期，工作於福建建安一帶，從事書籍編輯事業。

四、《小學集成》其書版本

復旦大學金定炫博士在《〈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翻元本研究》中，曾研究分析過《標題註疏小學集

詳孰是。

37) 王洪（編），《唐宋詞百科大辭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553頁。

38) 沈治宏（編），《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39) 朱士嘉（編），《宋元方志傳記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40) 楊萬里（編），《草堂詩餘：匯校匯註匯評》，武漢：崇文書局，2017年8月，第1版，第3頁。

41) 此所論乃元惠宗至正11年（1351）《草堂詩餘》雙壁陳氏刻本所題「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實編選」（現藏於台灣中央圖書館）中的「古梅」。

42) 楊萬里（編），《草堂詩餘：匯校匯註匯評》，武漢：崇文書局，2017年8月，第1版，第7頁。

43) 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365頁。

成》的版本情況，在摘要中她總結道：「此書中國本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計有四種，即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十卷存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小學書集成》十卷存四卷、上海圖書館藏《小學書》三卷。元刻《小學集成》明初流傳至朝鮮半島，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國立中央圖書館、高麗大學圖書館現藏有若干種朝鮮時代翻元刻本或活字印本的何士信所輯《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⁴⁴⁾ 並且據金氏判斷，四種元刻本分屬兩個版本系統，尊經閣本與國圖本皆有上欄，屬同一系統；上圖本與港中大本皆無上欄，因而屬另一系統。

筆者擬從兩版本系統中分選一種，以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足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與存4卷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小學書集成》為代表⁴⁵⁾，此外配合舒朗清晰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⁴⁶⁾ 作為參照，通過具體對比，分析兩系統、三版本的特色及關係。

(一)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⁴⁷⁾ (以下簡稱集成尊經閣本)，十卷，首附圖一卷，共十一卷。六、七卷合一冊，共十冊。封面縱22.9釐米，橫12.8釐米。外題及外箱上題作《小學集成》，內題混用《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標題註疏小學集成》二題，卷一卷端、卷九卷末、卷十卷端卷末題作《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其餘皆作《標題註疏小學集成》。

圖冊書版框高18.3-19.4釐米不等，圖前有「淳熙丁未三月」朱熹所作序、小學書圖目、小學書目錄。圖以「立教」、「明倫」、「敬身」劃分，分別為29幅、6幅、7幅，共42幅。⁴⁸⁾ 其中喪服圖、深衣圖、童子服用圖分上下兩幅，「律呂相生圖」分作「律呂之圖」與「陽律陰呂相生之圖」兩圖；「五服之圖」分作「本宗五服圖」、「妻為夫黨服圖」、「外族母黨妻黨服圖」三圖。名稱方面圖前目錄也與實際有細小出入，目錄中「家廟之圖」後為「家必有廟圖」，「神主式圖」後為「神主全式」。在圖的排列順序上，目前集成尊經閣本已發生淆亂，立教類中自「神主式圖」至「律呂相生圖」被排至卷首，或系補修重訂時所致，「神主式圖」上貼有「以下四枚イトノ紙く自レ外へ入ル」紙條，並在「祠堂之圖」後夾有白紙，意為包含「神主式圖」在內的卷首四葉八圖正確的順序應放置於白紙（即「祠堂之圖」）處。各圖周圍環繞有相關文字註解，名為「小學書圖說」。

卷一正文前有「小學之書綱領」分作「兼論小學大學之要」、「總論小學用工之要」「論過時而學當補小學之功」、「門人編次小學書之指」、「門人質問小學書之疑」、「子朱子論先儒註疏同異」、「論小學有功於世教」諸節，「小學之書綱領」部分不分欄，僅在各段之下有小字註明文段出處或記錄者姓名，此部分當由何

44) 金定炫：《〈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元本研究》[D]，復旦大學，2011年11月，第1頁。

45) 因國圖本不全，上圖本存卷目更少，故以以上兩本為代表。

46) 此版本乃是《小學》向日本傳播的重要版本之一，對山崎闇齋《小學本註》的編撰有重要影響。《闇齋先生年譜》載：「(山崎闇齋)就《集成》中取『正文』及『本註』，校正以授學者。」(《闇齋先生年譜》，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天保九年(1838)詠歸齋本，第11葉a。)對於何士信《小學集成》與山崎闇齋《小學本註》的比較，筆者將有專文詳細介紹。

47) 尊經閣文庫內部漢籍目錄，第715頁，第3行。

48) 董晨言「尊經閣本與上圖本《小學集成》正文前附有43幅圖」不確。(董晨：《歷代〈小學〉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95頁。)關於董晨文章中對尊經閣本分析的疏漏，其在腳註中有所解釋：「由于論文寫作期間“新冠”疫情對古籍收藏機構及國際交流的影響，本文未能全面核檢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元刻本《標題註疏小學集成》的情況，故取同一版本系統下精善易得之本替代之。」(《歷代〈小學〉注本研究》，第27頁。)

士信所彙纂。其後有「朱氏題辭」，此部分除伴隨有朱子再傳弟子饒魯的註解外，在註文部分已出現熊朋來的「標題」、李成己的「纂疏」以及位於上欄的音訓。值得注意的是「朱氏題辭」前有「小學之書」四大字，版面也開始分為上下兩欄的兩節版，故可認為正式進入《小學》主體部分。

主體部分書版框高17.8-18.6釐米不等。兩節版，下欄框高16.6-17.4釐米，有界十行，行十八字，每章首行頂格，後文越一個格刻印，註文小字雙行皆越一字格刻印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註文內有用弧頂陰文小字的標示「本註」、「附錄」、「附註」、「古註」、「補註」、「或問」、「又問」、「纂疏」、「標題」、「考異」、稀見有「程子曰」（卷一第25葉b）「輔氏曰」（卷三第6葉a）等。上欄高約1.2釐米，無界，每行或一大字或二至三小字。上欄標註有章節序號、出處、音訓以及部分注釋。其中序號用弧頂陰文標識，其餘皆為陽文。左右雙邊。版心線黑口，雙黑魚尾，或對或順，偶有三魚尾，上魚尾下鐫卷數（如：李疏一）或篇目（如題辭），下魚尾下鐫葉數。

部分書頁存在托紙配補、斷版等情況。文字方面，存在如國（國）、幼（幼）、學（學）、舉（舉）、悅（悅）、樂（樂）、軀（體）、已（己）等異體字，並有如「禮」與「礼」、「蓋」與「盖」、「變」與「变」、「實」與「实」、「與」與「与」、「齊」與「齐」、「喪」與「喪」、「蠻」與「蛮」等較多正體字與俗體字混用情況。避諱字方面，偶見有「筐」、「匡」、「恒」、「桓」等字闕筆，但此四字多數情況不缺筆，避諱不嚴格。金定炫認為因存在避諱現象，判斷集成尊經閣本底本為元初刻本⁴⁹。

（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小學書集成》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小學書集成》⁵⁰（以下簡稱港中大本），十卷，存卷四、五、九、十，此四卷卷端皆題「小學書集成」。阿部隆一在《中國訪書志》對其做過版本介紹：

小学書集成 存卷四·五·九·一〇 編者未詳 [元末明初間·建] 刊 三冊

新補綠黄色墨流し或は淡香色封面（三〇・四×一九・九糎）、金鑲玉装、原料紙縱二三・五糎。本文卷首「小学書集成卷之四」、次行「敬身第三（隔三格）内篇」と題す。四周双辺（一九・一×一一・九糎）有界十一行、行十九字、注小字双行、行廿一字。注文の「纂疏」「附録」「本注」「古注」「標題」「考異」等の標識は大字黒地白文、「某氏日」は小字圈を以て囲む。版心小黒口双黒魚尾、「学成幾（丁付）」。「澹園／所蔵」の印あり。

此描述與著錄信息相一致，十卷，殘存四卷，三冊，卷四、卷五各一冊，卷九、十合一冊。除卷九卷端題「文公小學書集成」外，其餘卷四、卷五、卷十卷端卷末皆題作「小學書集成」。框高19.8釐米，有界十一行，行十九字，註文小字雙行二十一字，註文內有用弧頂陰文大字的「本註」、「附錄」、「附註」、「古註」、「補註」、「或問」、「又問」、「纂疏」、「標題」、「考異」以及章節數量等標記；用弧頂陽文標章節序號。偶見「孔氏曰」、「真氏曰」、「呂氏曰」、「京兆李氏曰」等標記，用弧頂陽文小字，且多出現於「纂疏」類

49) 「從上述的缺筆情況來看，尊經閣本中確實存在避宋諱，我們可推知尊經閣本底本很可能是離南宋不遠的元初刻本」。

（金定炫：《〈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元本研究》[D]，復旦大學，2011年11月，第17頁。）

50) 典藏號 :BJ1558.C 5 S45 1300z

目下，其乃轉引自李成己《小學書纂疏》的標識。四周雙邊。版心線黑口，雙順黑魚尾，上魚尾下鑄卷數，下魚尾下鑄葉數。

部分書頁存在托紙配補、修描、斷版等情況。文字方面，存在如孝（學）、辛（舉）、等異體字，並有如「禮」與「礼」、「蓋」與「盖」等正體字與俗體字混用情況。避諱字方面，見有「匡」、「桓」、「垣」等字缺筆，但亦見有「桓」、「恒」不缺筆，總量上不缺筆者居多，避諱不嚴格。

（三）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⁵¹⁾（以下簡稱朝鮮活字本）雖不為元刊本，但經由李朝儒者金汶校勘，使用甲寅銅活字印刷，版本質量上乘，故作為對照本以參照比較元刊本。十卷，首附圖一卷，共十一卷。二、三卷合一冊，四、五卷合一冊，六、七、八卷合一冊，九、十卷合一冊，圖卷和首卷單獨成冊，共六冊。封面縱26.5釐米，橫21.9釐米。外題作《小學集成》，內題混用《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標題註疏小學集成》二題，卷一卷端、卷九卷末、卷十卷端卷末題作《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其餘皆作《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值得注意的是，此兩名在各卷中的混用的順序與方式，朝鮮活字本與集成尊經閣本完全一致。

圖冊書版框高25.8-26.7釐米不等。圖前有小學書圖目，圖以「立教」、「明倫」、「敬身」劃分，分別為29幅、6幅、7幅，共42幅。各圖周圍環繞有相關文字註解，名為「小學書圖說」。其中喪服圖、深衣圖、童子服用圖分上下兩幅，「律呂相生圖」分作「律呂之圖」與「陽律陰呂相生之圖」兩圖；「五服之圖」分作「本宗五服圖」、「妻為夫黨服圖」、「外族母黨妻黨服圖」三圖。名稱方面圖前目錄也與實際有細小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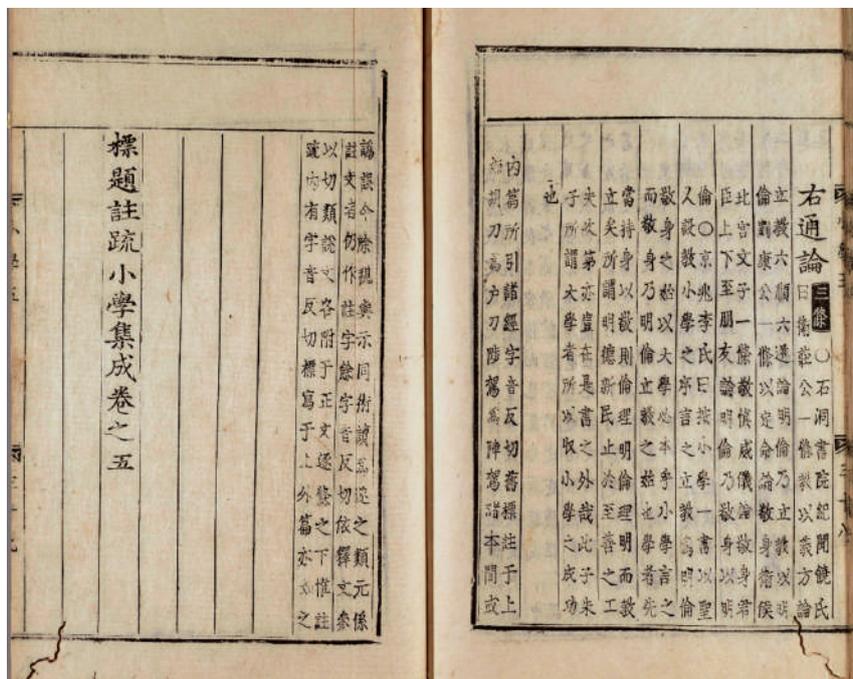


圖4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

51) 典藏號：7543597

目錄中「家廟之圖」後為「家必有廟圖」，「神主式圖」後為「神主全式」。值得注意的是，此兩圖名的混用的方式，朝鮮活字本與集成尊經閣本也完全一致。

正文部分書版框高26.7釐米。下欄框高23.6釐米，有界九行，行十六字，註文小字雙行同，註文內有用方頂陰文小字的標示「本註」、「附錄」、「附註」、「古註」、「補註」、「或問」、「又問」、「纂疏」、「標題」、「考異」、稀見有「程子曰」、「輔氏曰」等。上欄高約3.1釐米，無界，每行兩小字。上欄標註有章節序號、出處、音訓以及部分注釋。其中序號用方頂陰文標識，其餘皆為陽文。四周雙邊。版心白口，雙順黑魚尾，上魚尾下鐫卷數（如：小學一）或篇目（如小學題辭），下魚尾下鐫葉數。

刻印清晰，字大舒朗。文字方面，偶見如淫（淫）、糾（糾）、博（博）、「左夕右即」（卿）等異體字，未見正體字與俗體字混用情況，亦無避諱字。

（四）集成三版本對比分析

表 1 集成尊經閣本、港中大本、朝鮮活字本內容對比舉例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十卷 附圖一卷 共十一卷 足本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小學書集成》十卷 存四、五、九、十卷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十卷 附圖一卷 共十一卷 足本
例一，立教第七章《周禮·大司徒》：「……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上欄：灋（大字），音互。罍（大字），音覓。胸（大字），女六反，《說文》：「縮胸，不寬貌。朔月見東方也。」股（大字），音古。	散佚	上欄：灋，音互。罍，音覓。胸，女六反，《說文》：「縮胸，不寬貌。朔月見東方也。」股，音古。
下欄：……「本註」（孤頂陰文）禮，謂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樂，謂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謂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剌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剌剌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言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御謂五御：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遂水曲，謂御車隨遂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三曰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纒旃以為門，表纒質以為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纒旃也。四曰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五曰逐禽左，諸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書謂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軀而為之。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	散佚	下欄：……「本註」（方頂陰文）禮，謂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樂，謂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謂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剌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剌剌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御謂五御：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遂水曲，謂御車隨遂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三曰過君表，謂若《毛詩傳》云：「褐纒旃以為門，表纒質以為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纒旃也。四曰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五曰逐禽左，諸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書謂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

<p>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數，謂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採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卷一 第15葉b-第22葉b)</p>		<p>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數，謂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採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卷一 第21葉a-第30葉b)</p>
<p>例二，敬身第二章《曲禮》曰：「毋不敬。」</p>		
<p>上欄：「二」(孤頂陰文) 禮記曲禮第一章 下欄：毋音无。○「本註」(孤頂陰文) 禮主於敬。「纂疏」(孤頂陰文)「范氏曰」(孤頂陽文)：孝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上」下箇文」之曰毋不敬。(卷四 第2葉b) (參見圖5)</p>	<p>上欄：無 下欄：(文前)「二」(孤頂陰文) 禮記曲禮毋音无。「本註」(孤頂陰文) 禮主於敬。「纂疏」(孤頂陰文)「范氏曰」(孤頂陽文)：孝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卷四 第2葉a) (參見圖5)</p>	<p>上欄：「二」(方頂陰文) 禮記曲禮第一章 下欄：毋音无。○「本註」(方頂陰文) 禮主於敬。「纂疏」(方頂陰文)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卷四 第3葉a)</p>
<p>例三，敬身第八章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p>		
<p>上欄：「八」(孤頂陰文) 論語泰伯 下欄：遠，于願反。近，巨勒反。倍，蒲妹反。○「本註」(孤頂陰文)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者而已。蓋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也。(卷四 第6葉b-第7葉a)</p>	<p>上欄：無 下欄：(文前)「八」(孤頂陰文) 論語泰伯遠，于願反。近，巨勒反。倍，蒲妹反。「本註」(孤頂陰文)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者而已。蓋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也。(卷四 第6葉a)</p>	<p>上欄：「八」(方頂陰文) 論語泰伯 下欄：遠，于願反。近，巨勒反。倍，蒲妹反。○「本註」(方頂陰文)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者而已。蓋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也。(卷四 第9葉a)</p>
<p>例四，善行第七章《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p>		
<p>上欄：「七」(孤頂陰文) 醜(大字)，虛去聲 下欄：「標題」(孤頂陰文)：藍田，秦縣名，在京兆府。呂氏，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次，大鈞，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本註」(孤頂陰文)：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侍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p>	<p>上欄：無 下欄：(文前)「七」(孤頂陰文)「標題」(孤頂陰文)：藍田，秦縣名，在京兆府。呂氏，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次，大鈞，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本註」(孤頂陰文)：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侍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p>	<p>上欄：「七」(方頂陰文) 醜，虛去聲 下欄：「標題」(方頂陰文)：藍田，秦縣名，在京兆府。呂氏，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次，大鈞，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本註」(方頂陰文)：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侍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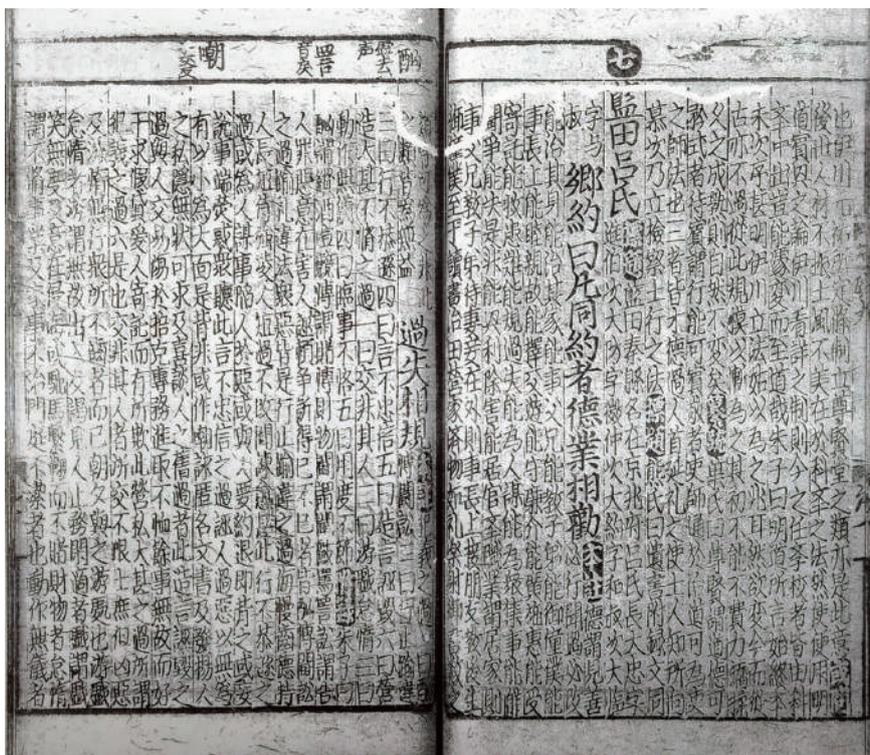


圖6 尊經閣本卷九第6葉b-第7葉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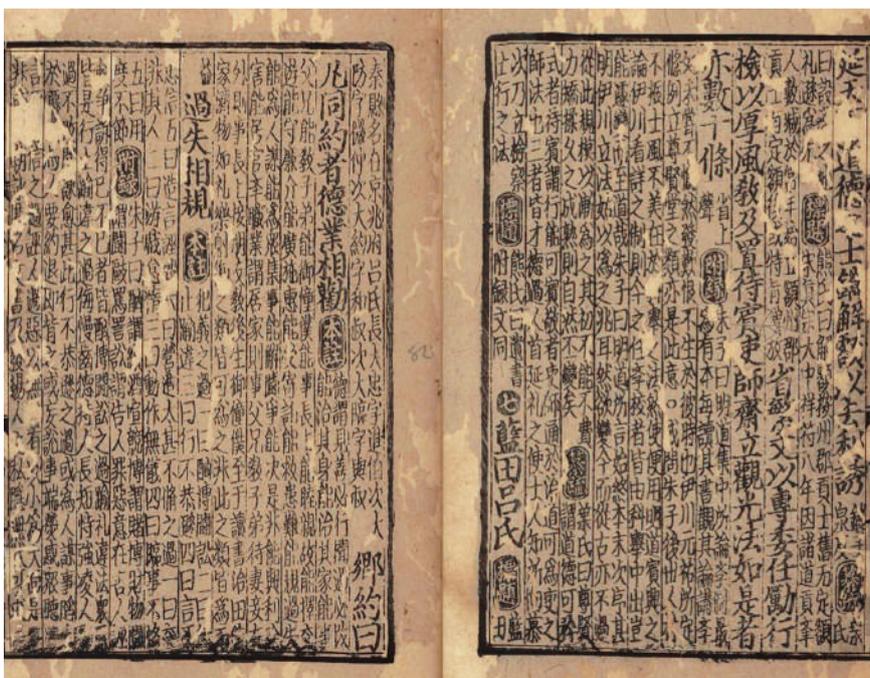


圖7 港中大本卷九第5葉b-第6葉a

正體字。第二，關於訂正訛誤。集成尊經閣本中存在的極為明顯或據經可辨的訛誤，如例一中「襄君一言而退也」、「表纏質以為楸」，在朝鮮活字本中得到訂正；對於一些不明顯的訛誤，如例一中「諸御驅逆之車」（當作「謂御驅逆之車」），在朝鮮活字本中則繼續延續了訛誤。第三，關於新生別解。朝鮮活字本相較集成尊經閣本產生了新的解釋，如例三中「蓋皆脩身之驗」（集成尊經閣本、港中大本皆作「蓋皆脩身之要」）、例四中「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集成尊經閣本、港中大本皆作「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營私太甚」（集成尊經閣本、港中大本皆作「營造太甚」）。對於此類別解產生的原因，或因李朝刊訂者所據底本相關之處有斷板、漫漶等情況，致使難以識別，而刊訂者又對該部分註文的理解與元本存在分歧，故而造成新解；或因李朝刊訂者所據底本並非集成尊經閣本的同期版本，而是後期更多訛誤的翻版，而朝鮮本刊訂者沒有糾正此些訛誤，進而造成目前情況。據筆者目驗集成尊經閣本在此些新生別解處的刻印情況，部分確實存在難以辨識的情況，故筆者認為前者可能性更大。此外，因為朝鮮活字本正文採用的為銅活字，必然與其祖本板式特征有異，但圖卷作為雕版刻印，則可彌補此方面的信息缺失。據筆者目驗，朝鮮活字本無論在圖案的刻畫與分佈，以及「小學書圖說」部分的板式與行款，皆與集成尊經閣本高度一致。綜上筆者推斷，集成尊經閣本與朝鮮活字本屬同一版本系統，後者是在前者基礎上，對前者存在的俗體字、異體字和明顯訛誤進行了針對性的訂正而形成的版本。

以下對比集成尊經閣本與港中大本。以港中大本現存的4、5、9、10四卷為對照範圍，則兩版本在下欄各章內容及注釋方面有著較高的一致性，僅在異體字、俗體字等文字使用上偶存差異。兩版顯著的不同主要表現在板式特征及上欄音訓方面。集成尊經閣本為兩節版，而港中大本則不分欄，後者將尊經閣本上欄標註的序號與出處等內容刻印於正文各章節之上，而上欄的音訓則未加保留。《小學集成》中音訓主要有兩部分構成，一部分為何士信繼承前代註家而來，此部分在《小學集成》卷一立教篇上欄有註解：「《朱子小學書》『音釋』依熊氏《標題》本分註於正文各段之下。」⁵²⁾可見在熊朋來《小學標題》中原有的音訓，何士信所採取的處理方式是將之緊隨各段落大字正文，安排於其下，如例2中的「毋音無」與例3中的「遠，于願反」、「近，巨勒反」皆屬此類情況，此類音訓在集成尊經閣本與港中大本均得以原樣保留。另一部分音訓則為何士信針對「纂疏」「本註」「附錄」「附註」等注釋中的難解字所添註的音訓，如例1中「濩，音互」、「羸，音覓」、「腠，女六反」、「股，音古」，例4中「醜，虛去聲」皆屬此類，而此類音訓僅在集成尊經閣本系統中存有，而在港中大系統中則未見。

對於兩版本孰先孰後的問題，金定炫、董晨皆有過相關討論：金定炫認為無上欄的港中大本與上圖本早於尊經閣本與國圖本⁵³⁾，依據有二：一是《朱子文集·與劉子澄》（十一）的書信中朱子對劉子澄寫信提及過為《小學》「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二是尊經閣本有繼承港中大本的跡象。即港中大本散見的注釋皆可從尊經閣本找到，且排版更為有序；而尊經閣本在上欄有港中大本所沒有的音訓，故呈現出尊經閣本繼承和整理港中大本的跡象。而對此兩條依據，董晨則提出了不同觀點：第一方面，從宋代流傳的武夷精舍的四卷本《小學》到何士信的十卷本《小學集註》，經歷了多人多次添附註解與重新編

52) 尊經閣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一，第1葉a。

53) 金定炫：《〈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元本研究》[D]，復旦大學，2011年11月，第54頁。

刻，因此無法用初印本文獻特征來直接套用於《小學集成》兩版本系統的分析上⁵⁴⁾；另一方面，尊經閣本上欄所列示的注釋在港中大本中散見於各項，可能是後來重刻者將上欄的標註移至下欄正文所致⁵⁵⁾。由此，董氏認為集成尊經閣本應早于港中大本。

對此，筆者亦認為集成尊經閣系統應早于港中大系統。對於金氏所據朱子與劉清之的書信所論內容，判斷何氏《集成》版本早遲，在邏輯推理上存在缺陷：首先，以朱子在宋代的書信為依據，只能推演《小學》最初版本（即武夷精舍本）的版本樣貌，而無法推演元代何士信所彙編時所採用的板式結構。其次，《小學集成》為集註本，其板式特征初版不具可比性，難以簡單對標套用。對於第二方面，是集成尊經閣本集成港中大本，還是港中大本參照集成尊經閣本，不宜簡單推測，需詳加論證。

為論證這一問題，筆者主要訴諸例5所呈現的卷五卷末註記以及「標題」之名與「兩節版」的相關性加以論證。以下首先看例5：

內篇，所引諸經字音、反切舊標註於上，如「胡刀」為「戶刀」，「陟駕」為「陣駕」，諸本間或譌誤。今除「視與示同」、「術讀為遂」之類元係註文者，仍作註字。餘字音、反切依《釋文》，參以《切類》《說文》，各附于正文逐條之下。惟註疏內有字音、反切標寫于上。外篇，亦如之。⁵⁶⁾

如上表所顯示，此註記僅在集成尊經閣本系統中出現（見圖8），而在港中大本中則無此註記（見圖9），而此註記內容是對《小學集成》取捨、整理、編排各註本中音訓的方式的解釋，可直接對集成尊經閣本系統中音訓分佈與上欄、下欄不同位置原因給出明確解答：位於下欄的音訓主要來源於何士信所匯各註本中經文與作為註文的字音、反切，如「胡刀」、「陟駕」，諸本原本將此種音訓標註在上欄，其中偶有訛誤，何士信參考《釋文》《切類》《說文》等書訂正過後，如卷一立教篇上欄註解所言「分註於正文各段之下。」⁵⁷⁾（參見圖10）；另一種為各註本原本下欄中以註文形式出現的音訓，何士信將此種音訓亦保留於下欄，如「視與示同」位置出現在立教第三章（參見圖11），緊隨經文「《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又如「術讀為遂」是對《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的註解，《小學集成》出現在立教第四章「本註」之下（參見圖12）。位於上欄的音訓主要來源於何士信所匯各註本註疏中出現的字音、反切，此類註解在卷一立教篇上欄亦有說明：「今將注疏音釋標註於上，後做此」⁵⁸⁾，卷一卷五相互呼應，亦可輔證此確為何士信匯纂時所留下的解釋說明。港中大本因卷一散佚，未知其是否一如集成尊經閣本有此註解，但可以確定的是現存世港中大本的卷五卷末，以及其他幾卷卷末皆未見此註記。

結合港中大本書題與板式特點，筆者認為此缺失並非偶然的疏漏，而是重刻者有意為之，對此的證明

54) 董晨言：「宋代流傳的《小學》版本多為源出武夷精舍本的四卷本，從此四卷本到《小學集成》十卷本的過程中，《小學》可能還經過多次的添附註解與重新編刻，將各章出處置於上欄的體例是《小學集成》所創，還是沿襲自更早的《小學》註本，這一問題難有定論。因此，武夷精舍本刊成前《小學》的文獻特征，恐難以用來說明元代《小學》注本的版本問題。」（《歷代〈小學〉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71頁。）

55) 董晨：《歷代〈小學〉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71頁。

56) 尊經閣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五，第29葉a。

57) 尊經閣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一，第1葉a。

58) 尊經閣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一，第1葉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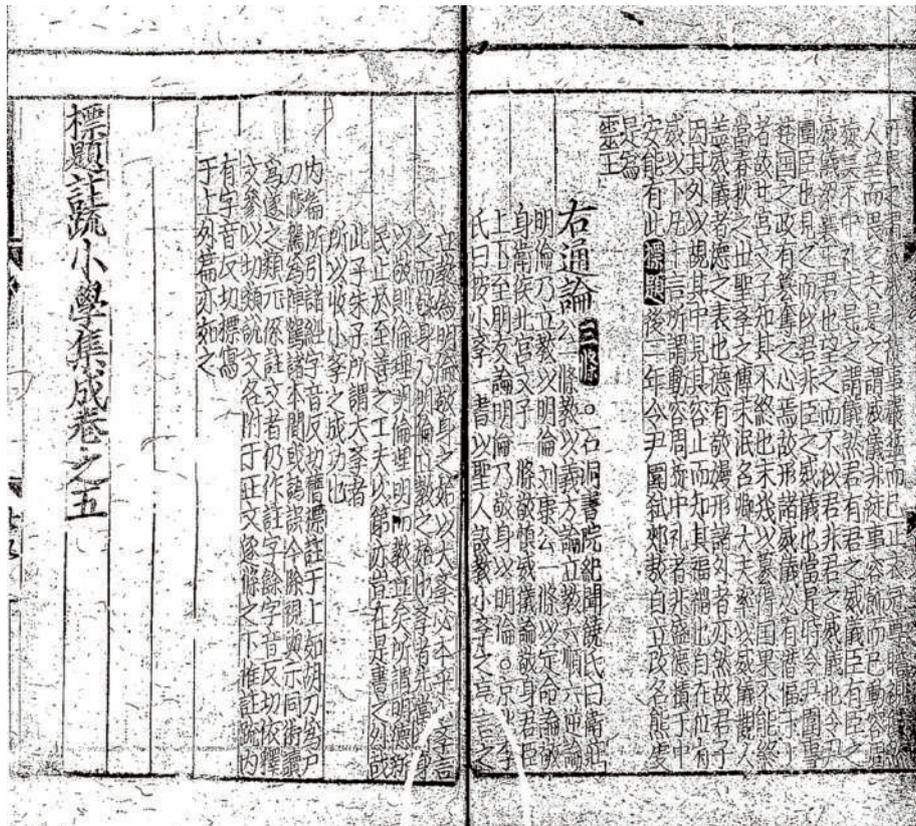


圖 8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五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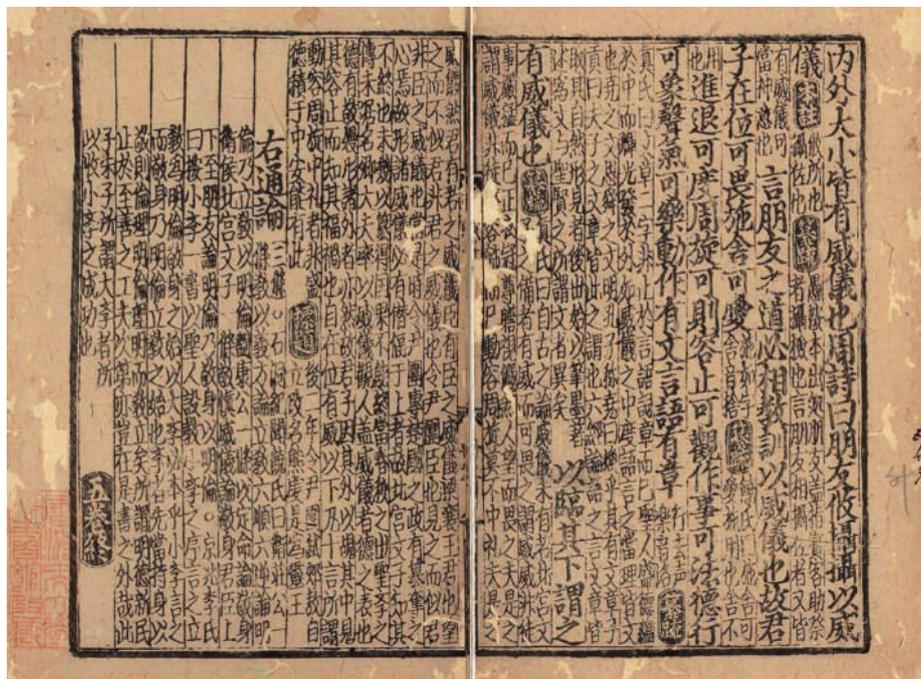


圖 9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小學書集成》卷五卷末

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一

立教第一

國朝諸氏曰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

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

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

者可入聖其次者可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此

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

然所謂教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

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為

人事之當然本篇九十三條

乃所謂教也

內篇

雖無諸篇節目之詳而以文理究之所謂節目者自

在其中遇伏讀其書妄以已意分為四節則立教之

義似為明白然亦未敢自為必合乎朱子著書之

本旨姑贅其說於各意之下以待誦習而更考焉首

一章立胎孕之教次二章立保傅之教次五章立古

者學於君政之教後五章立後由師弟子之教朱子

述此篇使為師者知古者教人之法而益加化導之

功為弟子者知正學之道而

朱子小學書音釋氏標題本分註於正文之下

圖10 集成尊經閣本卷一第1葉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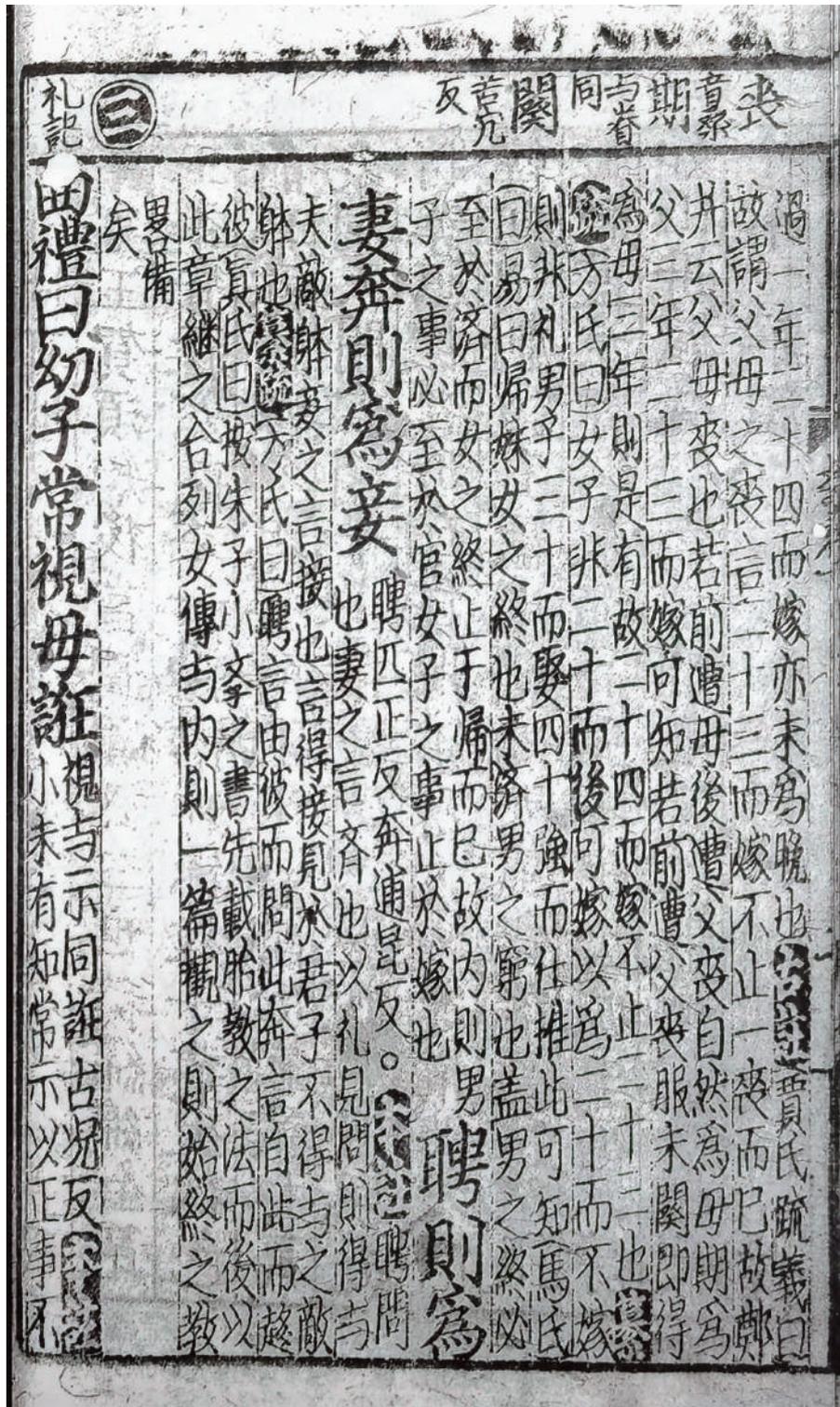


圖11 集成尊經閣本卷一立教篇10葉 b

禮記 四

名委曲說
禮儀事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塾音孰術音遂。塾音中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
有塾重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左右師坐於兩塾民在
家之時朝夕出入相受教於塾五百家為黨天子所都及諸侯
五百家為遂遂在遠郊之外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
國中自魯自孔氏曰庠序皆孝名於黨中立孝教閭塾
之所升也於遂中立孝教黨孝之所升也案周禮六
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五州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經文六
里為鄰五鄰為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亭可知
鄉掌黨六黨率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亭可知
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
亭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
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門內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
之序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賈氏曰按古教因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

圖12 集成尊經閣本卷一立教篇11葉 b

需要從「標題」與「兩節版」的關係著眼。國家圖書館藏宋紹熙四年（1193）吳炎刻本《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序中有言：「標題以發明主意」。王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中指出：「所謂『標題』者，皆意在醒讀者之目，冀其能有得於心也。是書所標，有『事』有『義』，皆載眉欄。以其為刻書史上問題之一，容當專文以論之。」⁵⁹⁾而對於「兩節版」，潘超在《中日漢籍出版中的「鰲頭本」》一文中指出：「在古代東亞的書籍出版中，一頁版面分上下兩欄的『兩節版』，是一種重要的版式，在古典文獻學中又被稱為『兩截版』『兩層樓』。『兩節版』的起源很早，如學界關注較多的上圖下文的版式，便可追溯至唐五代時期的經變與帶插圖的經卷，但是下欄刻原典，上欄刻標題、音注的兩節版出現則要晚得多。管見所及，現存實物最早的是14世紀初期的元代刻本，多為科舉用書，往往下欄刻儒家經典的正文，上欄刻標題、注釋、評語等，上下一一對應，便於舉子應試學習。」⁶⁰⁾，潘氏在調查過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書塾刊《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等元代「兩節版」文獻後認為「書列標題於天頭，或可視為版刻『兩節版』的前身。」⁶¹⁾筆者對書名中含「標題」的古籍文獻亦做過部分調查⁶²⁾，發現題中有「標題」者，板式往往有如下特征：一種為書版多分上下兩欄，下欄用以刊載正文，上欄用以刊載注釋。另一種為主體部分不分欄，但會在書版天頭需要加註位置添框，以此方式代替上欄，選擇此種排版方式的版本全書注釋數量往往很少。可見「標題」之名與「兩節版」確實存在相關性。因此，書題為《小學書集成》的港中大本，相比與題名為《標題註疏小學集成》的尊經閣本，題目別除了「標題註疏」，版本上也取消了分欄的做法，同時也別除了卷五卷末解釋上欄音訓的註記，便恐非簡單的省略或疏漏，而皆是為使其書「名實相符」所作的努力。

有此基礎後再回到集成尊經閣本與港中大本版本時間先後問題判斷上，便有了更明晰的思路：根據何士信註記所示，初版的編排是分上下欄的，故尊經閣本藏《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以及國圖藏《標題註疏小學集成》更接近初版面貌，而港中大藏《小學書集成》以及上圖藏《文公小學書集成》⁶³⁾皆不分欄，與初版面貌差距更大，應是在前一版本基礎上刪節重刻而來，故為后刻本。

對於兩版本具體的版本時間亦有學者有過相關討論，阿部隆一認為兩版本的刊刻時間皆為元末明初：

四庫未收。朱熹の小学に対する宋・元朱子学派諸儒の説を輯録せる小学末疏の元明前期間の麻沙本の一つである。類似の書に尊經閣文庫蔵元末明初間建刊元何士信編「諸儒標題註疏小学集成」一〇卷の如きがあるが、本版は他に所在の本を寡聞にして知らない。⁶⁴⁾

59) 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40-41頁。

60) 潘超：《中日漢籍出版中的「鰲頭本」》[J]，古代文明，2023年4月，第17卷，第2期，第141-142頁。

61) 潘超：《中日漢籍出版中的「鰲頭本」》[J]，古代文明，2023年4月，第17卷，第2期，第141頁。

62) 除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元刊本《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刊本《標題音訓小學書解》等《小學》註本外。筆者調查有台北「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標題句解孔子家語》；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元刊本《四書標題》；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18年刊本《標題武經七書全文》；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5年刊本《性理標題綜要》；日本京都大學藏寫本《標題補註蒙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明刊本《新録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3年刊本《新刊翟會元全補子史論策標題會海捷要》；德國巴伐利亞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刊本《性理體註訓解標題》。

63) 董晨稱上圖本為《標題註疏小學集成》，不確。（董晨：《历代〈小学〉注本研究》[D]，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2021年6月，第70頁。）

64) [日]阿部隆一（撰）：《增訂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3月，第668頁。

（《四庫全書》中未收錄此書。該本為元明前期《小學》末（註？）疏的麻沙本之一，匯集了朱熹《小學》宋元時期朱子學派諸儒的相關之說。類似的書籍版本還有尊經閣藏元末明初期間福建刊刻的何士信編《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10卷，關於該書其他的館藏則少有聽聞。）

沈津先生在阿部先生的基礎上，指出港中大本為「元刊元印」⁶⁵⁾；金定炫以避宋諱的情況判斷集成尊經閣本與港中大本的底本皆為元初刻本⁶⁶⁾。集成尊經閣本與港中大本著錄信息顯示的版次時間分別為「元」「元末1300年-1367年」。根據該本內何士信對板式特征的註記顯示集成尊經閣本吻合祖本特征，故其可能為祖本或據祖本相距不遠的早本。而前文已證明何士信生活時期主要位於元初，加之文內有部分文字存在避宋諱的情況，綜合推斷，筆者認為集成尊經閣本應為元初建本。港中大本筆者未得實物目驗，若依據其與集成尊經閣本的先後順序判斷，大致應為元初期以後的版本。

綜上，三版本分屬兩個版本系統，集成尊經閣本與朝鮮活字本同屬一版本系統，該系統底本在版式上與初刻本相差不多，屬於早刻本系統。港中大本不分欄，與初刻本板式相差較大，屬於後期重刻版本系統。從內容上看兩版本系統，差距主要體現港中大本缺少了部分對註疏的音訓及相關註記；此外便是在少數異體字、俗體字的使用上兩版本有所不同。總的來看，集成尊經閣本集舊本、足本的特征，屬存世《小學集成》諸本中最為重要的版本。另一版本系統的港中大本仍屬重要的元代舊本，而經過李朝儒者修訂後舒朗清晰的朝鮮活字本則屬於精本，兩者皆具有較高參考價值。

結語

朱熹《小學》現存元代註本有《小學句解》與《小學集成》兩種，前者為現存最早的《小學》註本，後者為現存最早的《小學》集註本。《小學句解》是宋末元初儒者熊禾所編《小學句解文公要語》的簡稱。其存世元刊本目前僅可見一本，藏於日本尊經閣文庫，書名作《標題音訓直解文公小學書》。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兩版本，書名皆作《標題音訓小學書解》，實質同為《小學句解文公要語》，但根據刊記判斷版本時間較晚，皆為明代以後版本，國會圖書館藏本相較為更早的明刊本，公文書館藏本為更晚的影明寫本。《小學集成》是十三世紀中後期建安書商何士信所彙編《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的簡稱。其存世元刊本目前可見四本，分別藏於日本尊經閣文庫、中國國家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此四本分屬兩個版本系統，前兩者屬同一系統，後兩者同屬另一系統。前一系統在版式上與初刻本相差不多，屬於早刻本系統，後世李朝甲寅活字本《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亦屬此系統；後一系統不分欄，與初刻本板式相差較大，屬於後期重刻版本系統。

65) 沈津（編）：《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84頁。

66) 金定炫：《〈小學集成〉元刻本及朝鮮元本研究》[D]，復旦大學，2011年11月，第17頁，第48頁。